

金源紀事詩

金

源

紀

事

詩

金源紀事詩卷七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顯業敬甫

男

顯榦禮卿

註

青紗障

婢寵擅朝紀盛極衰始也

后妃傳章宗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
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
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
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
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面見有不識字及
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
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其
誰但識其聲音清亮章宗嘗問宮教中女子誰

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封淑妃

鶯聲嚶嚶青紗障障外聽來劇清亮問字宮中總隔紗
縹糊未識天人相君王訪豔自尋聲百尺妝臺無限情
自說二人士上坐漸看一月日邊明君不見衛少兒趙
飛燕漢家立后多微賤何妨監戶正中宮豈慮諫臣伏
前殿畫眉御墨擅風流一笑當前玳瑁頭鳳凰符瑞飛
向裡加官進祿樂優游

堯山堂外紀章宗爲李宸妃建梳妝臺于都城東北
隅今禁中瓊花島妝臺本金故物也目爲遼蕭后梳

疾樓誤〔通賢金臺集〕妝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
妃嘗與章宗露坐下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
日邊明上大悅〔元妃傳〕白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
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
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答烏古論諸部部長之家世
爲婚姻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章宗果欲立之
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帝不得已進封爲元妃
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玳
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
凰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
應亦異若向上飛則風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豐登
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裡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
〔楊慎〕裁林伐山金章宗宮中
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爲畫眉墨

經童相

紀批政所自出也

〔侯幸傳〕胥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
賤得幸于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

以秘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
嫌門第簿欲藉外廷爲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
是大爲上所信任與妃表裡完顏守貞等事皆起于李
承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于李
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
爲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
也按持國繁時
人經童出身

來儀賦。魚藻詩。明昌經童劉住兒。小時了了。大未必一
生事蹟。僅若斯。胥家一童。乃巧宦。柔情到處。逢迎慣。雖
曾按覈大王莊。卻喜黃緣宮籍監。儼然作相上金鑾。宮
裡還將秘術干。訕笑四方我不管。趨踰十哲慶交歡。有
人家譜通監婢。可惜我生不姓李。鴛鴦符欲助宮奴。彈
劾章空挂湓水。改官致仕恨悠悠。此日胥門冷似秋。好

與馬琪攜省醞一齊貨酒樂平樓

選舉志大定二十九年章宗謂宰臣曰經童豈遽無
人其議復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
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
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上召至內殿試鳳凰來
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
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元妃李氏傳兄喜兒舊嘗
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南京李炳中山
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又
先皇平昔或有御幸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
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趙秉文傳明昌六年入爲
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
宗室守貞可大用所著文章號淦水集胥持國傳
調博野縣丞上書者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
王莊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國按覈之持國還言此
地自異代已爲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寢明昌四年拜
參知政事賜孫用康榜下進士第明年進尚書右丞
承安二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
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憊同知定海軍節度使

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吏傳汝梅張翰裴元郭郭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于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爲人竟何如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鬻省醞乃爲好利也卒謚通敏子鼎別有傳

擊毬行

射柳擊毬金仍遼舊章宗昇平宴樂志存潤色

故著於此

〔本紀〕明昌元年三月乙巳擊毬于西苑百寮會觀五月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擊毬縱百姓觀

菖蒲香宣徽忙拜天罷後臨毬場雙桓置板綱囊密繡

旗左右從風颺手持鞠杖長十尺唱籌衛士聲琅琅須

與左右戰馬騁足力。兩對雙飛爭一擊。親王額駙好身
手。繡服烏鞞門裝飾。君不見孟八得采氣。慨多西廊唱
徹涼州歌。朝廷不開擊毬進士科。狀元才技奈爾何。

禮志拜天金因遼舊俗以重午中元重九日行拜天
之禮。重午于鞠塲中元于內殿重九于都城外。其制
剗木爲盤如州狀赤爲質。畫雲鶴文爲架。高五六尺。
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則于常
武殿築臺爲拜天所。重五日質明陳設畢。百官班俟
于毬塲。樂亭南皇帝靴袍乘輦宣徽使前導自毬塲
南門入至拜天臺降輦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
詣褥位宣徽贊拜皇帝再拜上香拜天禮畢。挿柳毬
塲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
數寸。剗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
無羽橫鏃箭射之。旣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
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
與不能斷者爲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
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

衆爲兩隊共爭擊一毬先于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
開一孔爲門而加網爲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爲
勝或曰兩端對立二門互有排擊各以出門爲勝毬
狀小如拳以輕韞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蹀捷
也 玉海有司除地東西爲毬門加以綵纒承旨二
人守門衛士二人持小紅旗唱籌東西建日月旗教
坊設龜茲樂于兩廊鼓各五閤門預定分朋狀取親
王近臣駙馬都尉以下悉預服異色繡衣左朋黃欄
右朋紫欄烏皮鞢冠以華插腳折上巾天廐院供馴
習馬帝乘馬出教坊大合涼州曲馬皆結尾內侍發
金合出朱漆毬擲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東門
帝擊毬教坊作樂奏鼓毬旣度颺旗鳴鉦止鼓帝回
馬從臣捧觴上壽貢物以賀始命諸王大臣馳馬爭
擊毬門兩傍置繡旗二十四而設虛架于東西階下
每朋得籌卽插一旗架上以識之 吳處厚青箱雜
記韓魏公應舉時夢打毬一捧孟八時魏公年僅弱
冠一舉登第則一捧孟八
之應也按孟八蹋鞠宋名

德運說

金以金德王色尙白泰和二年改從土德紀其
惑於曲說也

〔本紀〕泰和二年十一月甲辰更定德運
爲土臘用辰戌申以更定德運詔中外

金以金王其色白海陵之狂不敢易泰和稽古乃致疑
夏后王金何尙黑或言金爲水之母修母兼子義斯得
準此以議尙白朝自必改而從土德我謂此說殊不然
識緯術數子不言家語一編五帝解附會本自王肅傳
君不見閉房記馬頭易術家俱託尼山筆不若仍依太
祖舊妖學欺天盡排斥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大金德運圖說一卷金尙書省
會官集議德運所存案牘之文也案金史本紀金初

色尙白章宗泰和二年更定德運爲土臘用辰詔告中外至宣宗貞祐二年正月命有司復議本朝德運是書所載蓋卽其事其所議言應爲土德者四人應爲金德者十四人中如諫議大夫張行信力主金德之議而金史行信本傳稱貞祐四年以參議官王澹言當爲火德詔問有司行信謂當定爲土德而斥澹所言爲狂妄其說先後矛盾殊不可解又書中有諸臣議狀而尙書省臣無所可否考史載興定元年十月庚辰臘享太廟是終金之世仍從泰和所定土德而未嘗重改疑是歲元兵深入宣宗南遷汴梁此議遂罷故尙書省亦未經奏覆也五德之運不見六經惟家語始有之而其書出于王肅僞撰不可據爲典要後代泥乎其說多侈陳五行傳序之由而牽合遷就附會支離終無一當也按家語所尙則各從所王之德次王肅注謂木次火而木家尙赤者以木德義之著修其母兼其子也惟堯以火德王尙黃夏以金德王尙黑周以木德王尙赤其說固通至舜以土王不尙白尙青殷以水王不尙青尙白註皆曲說不可信

築濠塹

紀宗浩防邊也

丙族宗浩傳時懲北邊不寧議築濠塹以備守
戊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
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
上賜詔褒賚甚厚撒里部長陞括里入塞宗浩
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衆敵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

君家太保兵機熟填塹下邳敵武穆將門有將佩虎符
經理防邊事畚築是時阻鞮正跳梁廣吉利部更鳴張
子常築邳實亾邳元帥毋乃謀非臧謀非臧督役亾玉
帶金器賜上方不見主塞起臨潢同心猶有內族襄

奔睹傳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
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

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效填之
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
援飛乃退〔按宗浩奔睹子奔睹一名昂官太保封
藩國公〔本傳〕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
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蹶廣吉利間連歲擾邊皆
二部爲之也撒入敵境廣吉利果降遂徵其兵萬四
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撒會
於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
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
渾難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
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山古帶山
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
浩承詔諭而釋之〔內族襄傳〕請就用步卒穿壕築
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
方畧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
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
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傭
卽事五旬而畢〔史贊〕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
者強兵制勢者亾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
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亾國

之道

蜀地圖

紀宋吳曦叛降金也

續資治通鑑開禧二年十二月丁巳金人入大散關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撒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開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宜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進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翼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臨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駱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按曦吳璘孫

逆謀開階成和鳳四州來逆謀肆謝誓歸附三表至中

間黑谷退師餘一騎還馳地圖使蜀江水碧蜀山青兄
弟征袍戰血腥豈意黃柑曾止渴旋看赤籍又投誠從
此化家欲爲國鹵簿有圖思想福巨源高叫詔書來潑
水刀光倒黃纛噫嘻金印原如戲三世將家古所忌八
十年來忠孝門一朝蕩滅無餘地君不見右校封王李
少卿北平飛將墜家聲妻子鯨鯢皆自取莫言冤報殺
金坪

續資治通鑑開禧二年三月癸巳以程松爲四川宣
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與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
河池西軍六萬屬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
是益得自專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吳曦既得
志與其從弟晚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童鎮共爲反
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

封蜀王

金綱目

明昌六年蒲察貞破和尚原攻西

和州

曦將

王喜等

方力戰曦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

潰貞入

成州

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又七年吳曦使

來曦遣

郭澄

來進三表

一謝表

二誓表三賀蜀歸附

表

南宋書

吳玠傳

玠自河池

日夜馳

三百里以黃

柑遣

敵曰

大軍遠

來聊用

止渴撒

離喝大驚

以杖擊

地曰

爾來

何速耶

遂大

戰饒風嶺

四朝聞見錄

吳

曦既用

賂師

旦遂舉

全蜀

以授之

其在殿

巖也嘗命

工圖畫

上乘輿

鹵簿卷

軸甚詳

人問曰

太尉何用

此

曦給之

曰把歸

去教孩

兒看了

消災滅

罪及出

北關

遂焚香

拜天于

鷁首云

且得脫

身歸去

其反狀

已萌

於此矣

通鑑綱目

開禧三

年四川

轉運使

安丙誅

吳曦傳

首臨安

先是監

興州合

江倉楊

巨源謀

討曦

乃陰與

曦將張

林朱邦

寧及忠

義士朱

福等深

相結

眉州人

程夢錫

知之以

告丙會

興州中

軍正將

李好

義亦結

軍士李

貴進士

楊君王

等數十

人謀誅

曦來

邀巨源

與會巨

源往與

約還報

丙丙大

喜君王

等共

草密詔

畧曰惟

干戈省

厥躬朕

旣昧聖

賢之戒

雖犬

馬識其

主爾乃

甘叛亂

之臣邦

有常刑

罪在不

赦好

義以昧

日帥其

徒七十

四人入

偽宮時

偽宮門

洞開